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四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二回　　蘅君蘭言解疑癖　瀟湘子雅謔補餘音

下一回▶

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，吃過飯，大家散出，都無別話。

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，先來見鳳姐兒，說：「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雖然住了兩三天，日子　　不多，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，沒吃過的，沒　　見的，都經驗了。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，連各房裡的姑娘們，都這樣憐貧惜老炤看我。我這一回去，沒別的報答，惟有請些高香，天天給你們念佛，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，就箅我的心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別喜歡，都是爲你，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，　　着不舒服。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，在那裡發熱呢。」劉老老　　了，忙嘆道：「老太太有年紀的，不慣十分勞乏的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從來沒像昨兒高興。往常也進園子逛去，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。昨兒因爲你在這裡，要叫都逛逛，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。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，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，誰知風地裡吃了，就發熱起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。生地方兒，小人兒家，原不該去，比不得我們的孩子，會走了，那個坟圈子裡不跑去。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，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見什麼神了。依我說，給他瞧瞧祟書本子，仔細撞客着。」

一語提醒了鳳姐兒，便叫平兒拿出《玉匣記》來，着彩明來念。彩明翻了一回，念道：「八月二十五日病者，東南方得遇花神。用五色紙錢四十張，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。

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果然不錯，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。」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，着兩個人來，一個與賈母送祟，一個與大姐兒送祟。果見大姐兒安穩了。

鳳姐兒笑道：「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。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麽原故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也有的。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姣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。再他小人兒家，過於尊貴了，也禁不起。已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也有理。我想起來，他還没個名字，你就給他起個名字，借借你的壽。二則你們是庄家人，不怕你惱，到底貧苦些，你貧苦人起個名字，只怕壓的住他。」劉老老聽說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不知他是幾時生的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」劉老老忙笑道：「這個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兒好。這個叫做『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』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，必然長命百歲。日後大了，各人成家立業，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難成祥，逢　　化吉，都從這『巧』字兒来。」

鳳姐兒　　了，自是歡喜，忙謝道：「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。」說着，叫平兒來吩咐道：「明兒偺們有事，恐怕不得閑兒。你這空兒閒着，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，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不敢多破費了。已經遭擾了幾日，又拿着走，越發心裡不安起来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也没有什麽，不過隨常的東西。好也罷，歹也罷，帶了去，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，也是上城一次。」

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：「老老過這邊瞧瞧。」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，只見堆着半炕東西。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，又說道：「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，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寔地月白紗做裡子。這是兩個繭紬，做袄兒裙子都好。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這是一盒各樣内造點心，也有你吃過的，也有没吃過的，拿去擺碟子請客，比你們買的强些。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，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難得的。這一條裡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。這一包是八兩銀子。這都是我們奶奶的。這兩包每包五十兩，共是一百兩，是太太給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個小本買賣，或者置幾畝地，已後再别求親靠友的。」說着又悄悄笑道：「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，還有四塊包頭，一包絨線，可是我送老老的。那衣裳雖是舊的，我也没大狠穿，你要　　嫌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」

平兒說一樣，劉老老就念一句佛，已經念了幾千佛了。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，又如此謙遜，忙笑說道：「姑娘說那裡話？這樣好東西，我還　　嫌！我便有銀子，没處買這

樣的去呢。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又不好。不　　又辜負了姑娘的心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休說外話，偺們都是自己，我纔這樣。你放心　　了罷，我還和你要東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們晒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缸荳、扁荳、茄子、葫蘆條兒，各樣乾菜帶些來，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，這個就箄了，別的一概不要，別罔費了心。」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。平兒道：「你只　　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當了，就放在這裡，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，不用你費一點心的。」

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，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，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辭。因賈母欠安，衆人都過來請安，出去傳請大夫。一時婆子回：「大夫來了。」老嬤嬤請賈母進幔子去坐，賈母道：「我也老了，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？還怕他不成！不要放幔子，就這樣瞧罷。」衆婆子　　了，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，放下一個小枕頭，便命人請。

一時只見賈珍、賈璉、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。王太醫不敢走甬路，只走傍堦，跟着賈珍到了台堦上，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，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，又見寶玉迎了出來。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。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，都拿着蠅刷漱盂等物。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。碧紗厨後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、戴寶插金的人。王太醫便不敢抬頭，忙上來請了安。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醫了，含笑問：「供奉好？」因問賈珍：「這位供奉貴姓？」賈珍等忙回：「姓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，好脉息。」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，因說：「那是晚生家叔祖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也箄是世交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。嬤嬤端着一張小杌子，放在小棹前面，略偏些。王太醫便屈一　　坐下，歪着頭胗了半日，又胗了那隻手，忙欠身低頭退出。賈母笑說：「勞動了。珍兒讓出去，好生看茶。」賈珍、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。

王太醫說：「太夫人並無別症，偶感一點風寒，究竟不用吃藥，不過畧清淡些，常煖着一點兒，就好了。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，若老人家愛吃，便按方煎一劑吃。若懶怠吃，也就罷了。」說着，吃茶，寫了方子。剛要告辭，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来，笑說：「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。」王太醫聽說，忙起身就奶子懷中，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，右手胗了一胗，又摸了一摸頭，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，笑道：「我說着姐兒又罵我了，只是要清清凈凈的餓兩頓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藥，我送丸藥来，臨睡時用薑湯研開，吃下去就是了。」說　　，告辭而去。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，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，

不在話下。這裡王夫人和李紈、鳳姐兒、寶釵姊妹等，見大夫出去，方從厨後出來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囘房去了。

劉老老見無事，方上來和賈母告辭。賈母說：「閒了再來。」又命鴛鴦來：「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。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」劉老老道了謝，又作辭，方同鴛鴦出來。到了下房，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，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。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　　是一次也没穿過的，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，或送人，或自己家裡穿罷。別見笑，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菓子。這包兒裡是你前兒說的藥，梅花點舌丹也有，紫金錠也有，活絡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。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，總包在裡頭了。這是兩個荷包，帶着頑罷。」說着便抽開繫子，掏出兩個「筆錠如意」的錁子來與他瞧，又笑道：「荷包拿去，這個留下給我罷。」

劉老老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幾千佛，聽鴛鴦如此說，便說道：「姑娘只　　留下罷了。」鴛鴦見他信以爲眞，笑着仍與他裝上，說道：「哄你頑呢，我有好些呢。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。」說着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窯鍾子來，遞給劉老老：「這是寶二爺給你的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我那一世修來的，今兒這樣。」說着便接了過来。鴛鴦道：「前兒我叫你洗澡，換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　　嫌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。」劉老老又忙道謝。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来，與他包好。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辞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，鴛鴦道：「不用去了。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，囘來我替你說罷。閑了再来。」又命了一個老婆子，吩咐他：「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，帮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。」婆子答應了。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，一併拿了東西，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，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，又往賈母處問安，囘園至分路之處，寶釵便叫黛玉道：「顰兒，跟我来，有一句話問你。」黛玉便同了寶釵来至　　蘅苑中，進了房，寶釵便坐了，笑道：「你跪下，我要審你。」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「你瞧，寶丫頭瘋了！審問我什麽？」寶釵冷笑道：「好個千金小姐！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！滿嘴裡說的是什麽？你只寔說便罷。」黛玉不解，只　　發笑，心裡也不免疑惑起来，口裡只說：「我曾說什麽？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。你倒說出來我聽　　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還裝憨兒。昨兒行酒令，你說的是什麽？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。」

黛玉一想，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，那《牡丹亭》《西廂記》說了兩句，不覺紅了臉，便上来摟着寶釵笑道：「好姐姐，原是我不知道，隨口說的。你教給我，再不說了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　　你說的怪生的，所以請教你。」黛玉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別說與別人，我已後再不說了。」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，滿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追問，因拉他坐下吃茶，　　的告訴他道：「你當我是誰？我也是個淘氣的，從小兒七八歲上，也彀個人纏的。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，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。先時人口多，姊妹弟兄也在一處，都怕看正經書。弟兄們也有愛詩的，也有愛詞的，諸如這些《西廂》《琵琶》以及《元人百種》，無所不有。他們背着我們偷看，我們也背着他們偷看。後來大人知道了，打的打，罵的罵，燒的燒，丟開了。所以偺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。男人們讀書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，何況你我？連做詩寫字等事，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，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。男人們讀書明理，輔國治民，這更好了，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，讀了書，倒更壞了。這並不是書誤了他，可惜他把書遭塌了，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，到沒有什麼大害處。至於你我，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，偏又認得幾個字，既認得了字，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，最怕見些雜書，移了情性一作：性情，就不可救了。」一夕話，說的黛玉　　頭吃茶，心下暗服，只有答應「是」的一字。

忽見素雲進來說：「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　　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寶二爺都等着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又是什麼事？」黛玉道：「偺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。」說着，便和寶釵往稻香村来，果見衆人都在那裡。

李紈見了他兩個，笑道：「社還没起，就有脫滑兒的了，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，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，惹得他樂得告假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也別怪老太太，都是劉老老一句話。」黛玉忙笑接道：「可是呢，都是他的一句話。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？直叫他是個『母蝗虫』就是了。」說着，大家都笑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世上的話，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。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，不大通，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。更有顰兒這促狹嘴，他用《春秋》的法子，市俗的粗話，撮其要，刪其繁，再加潤色，比方出來，一句是一句。這『母蝗虫』三字，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。虧他想的到也快。」衆人　　了，都笑道：「你這一註解，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我請你們大家商議，給他多少日子的假？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，他嫌少，你們怎麼說？」黛玉道：「論理一年也不多，這園子盖纔蓋了一年，如今要畫，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。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筆，又要鋪紙，又要著顏色，又要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黛玉也自掌不住，笑道：「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，可不得二年的工夫？」衆人聽了，都拍手笑個不住。寶釵笑道：「有趣！最妙落後一句是『慢慢的畫』。他可不畫去，怎

麼就有了呢？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，囫想是没味的。你們細想，顰兒這幾句話，雖没什麼，囫想却有滋味。我倒笑的動不得了。」惜春道：「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强，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。」黛玉忙拉他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還是單畫這園子呢，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？」惜春道：「原是只畫這園子的。昨兒老太太又說，單畫園子，成個房樣子了，叫連人都畫上，就像行樂似的纔好。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，又不會畫人物，又不好駁囫，正爲這個爲難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人物還容易，你草虫上不能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又說不通的話了。這個上頭那裡又用的着草虫？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别的草虫不畫罷了，昨兒『母蝗虫』不畫上，豈不缺了典！」衆人　　了，又都笑起來。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快畫罷，我連題跋都有了，起了名字，就叫做『攜蝗大嚼圖』。」

衆人　　了，越發閧然大笑的前仰後合。只聽「咕咚」一聲响，不知什麼倒了，急忙看，原來是史湘雲伏在　　子背兒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穩，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，他又不防，兩下裡錯了筍，向東一歪，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。幸有板壁擋住，不曾落地。衆人一見，越發笑個不住。寶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来，方漸漸止了笑。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，黛玉會意，便走至裡間，將鏡袱揭起，照了照，只見兩鬓畧鬆了些，忙開了李紈的粧奩，拿出抿子來，對鏡抿了兩抿，仍舊收拾好了，方出來指着李紈道：「這是叫你帶着我們做針線、教道理呢，你反招了我們来大頑大笑的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們聽他這刁話。他領着頭兒鬧，引着人笑了，倒賴我的不是。眞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，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、小姑子，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。」

黛玉早紅了臉，拉着寶釵說：「偺們放他一年的假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有一句公道話，你們聽　　。藕丫頭雖會畫，不過是幾筆寫意。如今畫這園子，非離了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，如何成畫？這園子　　是像畫兒一般，山石樹木，樓閣房屋，遠近疎密，也不多，也不少，恰恰的是這樣。你若照樣兒徃紙上一畫，是必不能討好的。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，該多該少，分主分賓，該添的要添，該藏該減的要藏要减，該露的要露，這一起了稿子，再端詳斟酌，方成一幅圖樣。第二件，這些樓臺房舍，是必要界劃的。一點兒不留神，欄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門窗也倒　　過来，堦砌也離了縫，甚至棹子擠到墻裡頭去，花盆放在簾子上来，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。第三，要安插人物，也要有疎密，有高低。衣摺裙帶，指手足步，最是要　　。一筆不細，不是腫了手，就是瘸了脚，　　臉撕髮，倒是小事。依我看來，竟難的狠，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，一月的假也太少，竟給他半年的假。再　　了寶兄弟帮着他。並不是爲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畫，那就更悞了事。爲的是有不知道的，或難安插的，寶兄弟好拿出去問問那會畫的相公，就容易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先喜的說：「這話極是。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，程日興的美人是絶技，如今就問他們去。」寶釵道：「我說你是『無事忙』，說了一聲，你就問他去，也等着商議定了再去。如今且說拿什麽畫？」寶玉道：「家裡有雪浪紙，又大，又托墨。」寶釵冷笑道：「我說你不中用！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，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，托墨，禁得皴　　。拿了畫這個，又不托色，又難烘，畫也不好，紙也可惜。我教給你一個法子：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，雖是畫工描的，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。你和太太要了出来，也比著那紙大小，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，交給外邊相公們，叫他炤著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，添了人物，就是了。就是配這些青緑顏色，並泥金泥銀，也得他們配去。你們也得另攏上風爐子，預脩化膠、出膠、洗筆。還得一個粉油大案，鋪上毡子。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，筆也不全，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。」

惜春道：「我何曾有這些畫器？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。就是顏色，只有赭石、廣花、籐黃、胭　　這四樣。再有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何不早說？這些東西我　　還有，只是你用不著，給你也白放著。如今我且替你收著，等你用著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。也只可留著畫扇子，若畫這大幅的，也就可惜了。今兒替你開個单子，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。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，我說着，寶兄弟寫。」

寶玉早已預脩下筆硯了，原怕記不清白，要寫了記著，聽寶釵如此說，喜的提筆起来靜聽。寶釵說道：「頭號排筆四支，二號排筆四支，三號排筆四支，大　　四支，中　　四支，小　　四支，大南蠒　　十支，小蠒　　十支，鬚眉十支，大著色二十支，小著色二十支，開面十支，柳条二十支，箭頭珠四兩，南赭四兩，石黃四兩，石靑四兩，石緑四兩，管黃四兩，廣花八兩，鉛粉四匣，　　胭十帖，大赤飛金二百帖，靑金二百帖，廣勻膠四兩，凈礬四兩，礬絹的膠礬在外，別管他們，只把絹交出去，叫他們礬去。這些顏色，偺們淘澄飛跌著，又頑了，又使了，包你一輩子都彀使了。再要頂細絹籮四個，粗籮二個，担筆四支，大小乳鉢四個，大粗碗二十個，五寸碟子十個，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，風爐兩個，沙鍋大小四個，新磁缸二口，新水桶四隻，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，浮炭二十觔，柳木炭一二觔，三屜木箱一個，實地紗一丈，生薑二兩，醬半觔。」黛玉忙笑道：「鐵鍋一口，鐵鏟一個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做什麽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，我替你要鐵鍋来，好炒顏色吃啊。」衆人都笑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顰兒，你知道什麽！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，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，一經了火，是要炸的。」衆人聽說，都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，笑着拉探春，悄悄的道：「你瞧瞧，畫個畫兒，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，想必糊塗了，把他的嫁裝单子也寫上了。」探春聽了，笑個不住，說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還不擰他的嘴？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用問，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走上来，把黛玉按在炕上，便要擰他的臉。黛玉笑著，忙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饒了我罷！顰兒年紀小，只知說，不知道輕重，做姐姐的教導我。姐姐不饒我，我還求誰去呢？」衆人不知話内有因，都笑道：「說的好可憐見的，連我們也軟了，饒了他罷。」寶釵原是和他頑的，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，便不好再和他鬧了，放起他來。黛玉笑道：「到底是姐姐，要是我，再不饒人的。」寶釵笑指他道：「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衆人愛你。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。過来，我替你把頭髮籠籠罷。」黛玉果然轉過身來，寶釵用手籠上去，寶玉在傍看着，只覺更好，不覺後悔，不該令他抿上鬓去，也該留着，此時叫他替他抿上去。正自胡想，只見寶釵說道：「寫完了，明兒叫老太太去。若家裡有的就罷。若没有的，就拿些錢去買了來，我帮着你們配。」寶玉忙收了单子。

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。至晚飯後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。賈母原没有大病，不過是勞乏了，兼着了些凉，温存了一日，又吃了一兩劑藥，發散了發散，至晚也就好了。不知次日又有何話，下回分解。